英雄还是盗贼？大义还是无能？

英雄还是盗贼？大义还是无能？这是一个问题

作为一名刺客，荆轲在司马光那里，获得了如下评价：

荆轲怀其豢养之私，不顾七族，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，不亦愚乎！故扬子论之，以要离为蛛蝥之靡，聂政为壮士之靡，荆轲为刺客之靡，皆不可谓之义。又曰：“荆轲，君子盗诸。”善哉！【荆轲心怀报答太子姬丹豢养的私情，不顾及全家七族之人会受牵连，想要用一把短小的匕首使燕国强大、秦国削弱，这难道不是愚蠢之极吗！所以扬雄对此评论说，要离的死是蜘蛛、蝥虫一类的死，聂政的死是壮士一类的死，荆轲的死是刺客一类的死，这些都不能算作“义”。他又说：“荆轲，君子会把他看作盗贼。”此话说得好啊！】

这话果真说得好吗？不见得！且不说荆轲“士为知己者死”中的这个知己者是否是太子丹有很大疑问——通过文本阅读，我们会发现，太子丹和荆轲实在是两类不同的人，太子丹虽然善待荆轲，但目的很明显，那就是让荆轲去冒险受死，归根结底视为了报偿自己的私仇；而且太子丹多次表达了对荆轲的不信任如“疑其有改悔”；再加上《战国策·燕策》在《荆轲刺秦王》片段之前的论述，荆轲的这个知己者应当是田光。也许一个太子丹的确不值得荆轲冒着诛七族的危险行刺秦王，但田光以死相托，却是沉甸甸的义气，何况田光对他那般赏识。

再说，这样的评价在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等最近接荆轲时代的历史文献中全然没有根据。这两部著作涉及荆轲的部分几乎完全相同，都是史家之笔，只记叙人物和事件，几乎不涉议论。然而在人物的相互映衬中，可以明确读出作者对荆轲的敬意，至少是正面积极的评价。而且司马迁在“太史公曰”中说：

世言荆轲，其称太子丹之命，“天雨粟，马生角”也，太过。又言荆轲伤秦王，皆非也。始公孙季功、董生与夏无且游，具知其事，为余道之如是。自曹沫至荆轲五人，此其义或成或不成，然其立意较然，不欺其志，名垂后世，岂妄也哉！【世上人说荆轲他履行太子丹给予的使命，而使“天落米，马生角”，太言过其实。又说荆轲刺伤了秦王，都是不对的。最初公孙弘，董仲舒和夏无且交游，完全知道整件事，向我是这样说的：从曹沫到荆轲五个人，他们举大义或者成功，或者失败，但他们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，不损志向，名垂后世，（这种行为）难道是荒谬的！】

在司马迁看来，这些刺客无疑都是义士。

然而，仔细观之，司马迁所称引的“义”与司马光称引扬雄的“义”似有云泥之别。

扬雄的“义”仅仅立足于“不顾七族”这一条理由，而没有其他证据（这也许就是评论家与史家的最本质区别）。由此一条理由，我们至多能看到荆轲的不孝——这的确符合汉代儒家主流意识形态。但这是孝不孝的问题，跟“义”实在无关，而且不符合民间对于“义”的理解。通过这偷换概念的方式，扬雄顺理成章地为荆轲贴上“盗”的标签。

但是在司马迁那里，荆轲们的行为被明确为“义”，而且“立意较然，不欺其志”，这里的“义”至少包含着一个人本身的坦荡和实现自身价值的远大志向。其定位在荆轲本人价值，而非其他人际关系之类。他们本身的行为目的就是，在他们理解的正义范畴内，出于善意，而尽力做出对天下有力的事情。对于荆轲而言，太子丹的盛情款待，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刺秦理由；甚至田光的以死相求，也不会是最重要的原因。在成为真正的刺客之前，他主要身份是侠客。而作为一个侠客，他最重要的就是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，不可能因为别人的热情款待就放弃个人自由。这些从《荆轲刺秦王》中荆轲言行举止中可以看得出来，比如他对太子丹的叱骂——否则，他就不是刺客更不是侠客。他决定刺秦的主要原因恐怕是，他早有此想，否则也不会向樊於期请求首级。在战国末期，荆轲曾经在多国（卫、魏、赵）游历，最后到了燕国，独独没有去过秦国。此时正当秦国招徕人才、并为他人归附“大喜”的时候，荆轲若去自然有用武之地。可见，不是荆轲不能去，而是不想去。因为他想的是匡扶正义，维护和平。这一点恰好可以解释他刺秦时的“以生劫之”的强烈愿望——而这正是“事不就”的直接原因。当然了，在这里，我们只是推测，因为还存在另一种《英雄》式的可能性——荆轲或许已经看到了天下大势，从而故意“通水”？不过，这种推测，我认为不妥。因为如果真要这么做，对不起田光；真这么想，也没有必要来这一趟，直接投奔秦王就行了。然而，他没有做任何意见对他自己有利的事情。

荆轲的确是大义之人，只不过，跟我所有人一样，在当时，他的见识有限，并不能看到秦国统一天下的世界趋势。他只看到秦国在挑起战乱，让天下生民涂炭！所以，他觉得应该花费最小的代价解决这件事。只是，在那个时代有识之士的普遍意识中，包括鞠武、田光，他们都认为只要解决了那个正在仗势欺人的秦国国君，所有的天下不均、战乱问题就能解决，世界就能恢复到从前多国鼎力的状态。更不用说那个借公理报私仇、陷燕王喜以及整个燕国于险境的太子丹了，他那急于报仇的心态使他不可能成为有识之士，他的思想当然连这一层都达不到。在当时的情境中，这的确是有可能暂时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。然而，当你要的太多，必然什么也得不到。荆轲很想事情尽善尽美，可是秦舞阳一开始就暴露了，再后来，已经有所察觉并且十分敏捷的秦王逃过关键一劫，荆轲准备了许久，包括樊於期的人头、燕国督亢一带的地图，就为了这一“揕”。“一击不中，远遁千里”， 荆轲已经没有机会了。然而，此时他的尽力拼搏仍然会打动千百年来的无数读者。这是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，他诠释了弱小的人类在对抗强权或强大自然力时的奋斗精神，这一点，他的坚韧丝毫不逊于海明威笔下的那个名叫圣地亚哥的老渔夫。“人可以被毁灭，但不能被打败”。

因而作为一种评价，“英雄还是盗贼”、“大义还是无能”的追问，可能毫无意义。关键是，我们在汹涌的历史长河中看到了生命的某种壮烈，个人反抗强权的勇敢冒险，以及在巨大困难面前永不退缩的坚韧！正是这种坚韧，让我感动于《荆轲刺秦王》中的荆轲！